Co-China 周刊

NO. 155
2014年 5月23日

古小松：为何越南突然爆发如此大规模反华暴力事件？| 傅才德 ：中国对外政策：一天里的两种声音 | Robert D. Kaplan：越南图谋

大国与小邻居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编者的话

5 月 13 日起，越南发生了多起反华示威运动，当地华人创办的企业被包围、破坏。参加示威的越南群众将抗争的焦点指向“海洋石油 981”这个中国在主权争议海域设置的石油钻井平台。无独有偶，就在越南排华示威爆发的第二天，菲律宾亦抗议中国在有争议的赤瓜礁填海造地。本期 Co-China 周刊关注越南排华事件，并以此为切口，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的角度，来理解大国与小邻居的关系，并反思中国应该具备的大国视野和与邻共处之道。

学者古小松分析了此次越南突然爆发反华暴力事件的原因。除了直接的导火索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国际背景。孙兴杰亦回顾了中国的东南亚的“魅力攻势”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的原因，他认为，要回归中越之间早已积累多年的地缘结构性矛盾来看待问题。印度学者 Sreeram Chaulia 则从中国对越南和菲律宾的事件中归纳出了一个令他忧虑的模式：“北京在有争议地域的边缘採取了挑衅性的海上及空中推撞行动，用意是名副其实的试水，并且看看那些国家各自将会怎样回应。”他将这种策略命名“卷心菜战略，“在那些地方安插平民的船只，对它们提供一层层的军事保护，然后，那些船只停留在那些水域不离开，即使对方怒吼也不理。”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卷心菜式”的战略在领导人的谈话中也有所体现。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归纳出中国两位高层领导人一天之内的两种完全迥异的观点。当习近平在北京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纪念会议发言表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时，军方领导人房峰辉在采访中提到：“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从这迥异的两个声音出发，周刊在这一部分选择了三篇文章，从软实力外交到南海争端上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政策做了解读。

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试图理解东南亚和其他国家是怎么想的。《越南图谋》解读了这个大国邻居，从越南自身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出发，探索这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世界第 13 大人口国家如何在中美大国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对于菲律宾马辛洛克的

渔民同样重要，《纽约时报》记者 Floyd Whaley 来到这个处在领土争议海域的小镇，记录下小镇渔民对美军驻军时期的怀念。

最后一篇文章谈论亚洲的“精神分裂症”，对美国来说，“经济的亚洲”和“安全的亚洲”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协调。当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美国要使用何种策略应对？这同样是中国这个新兴崛起的大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也只有站在多个角度来思考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才可能拼凑出事件完整的面貌，而这才是反思双方关系的基础。



目录













【引】

古小松：
为何越南突然爆发如此大规模反华暴力事件？



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东南亚研究会会长。

> **“对于中国主张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越南多年来一直不积极。不过，中国的这次开发是动真格的了。此次“海洋石油 981”号开进中国西沙海域，意味着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大蛋糕的主要主人终于行动了。”**

不久前，越南在昔日的战场奠边府举办了隆重的 60 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墨西哥、老挝、柬埔寨等国代表团参加，对该战役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却未列其中。尽管多年来越南一直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全力帮助，越南不可能赢得抗法的胜利，但中国代表团的被缺席仍令人费解。

疑惑之际，南海传来了双方爆发冲突的消息，这也是自 1988 年中越南沙海战之后两国最激烈的一次双边冲突。越南不仅对中国“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海域展开作业做出激烈反应，其从官方到民间，从北到南，从内到外，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越南南部多个外资工业园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甚至“打砸抢”的风潮。疑惑之际，南海传来了双方爆发冲突的消息，这也是自 1988 年中越南沙海战之后两国最激烈的一次双边冲突。越南不仅对中国“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海域展开作业做出激烈反应，其从官方到民间，从北到南，从内到外，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越南南部多个外资工业园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甚至“打砸抢”的风潮。

在当今世界格局和越南的内外形势下，这次事件出人意料的爆发，不是孤立的，是有其内因和外因的，造成的影响深刻，很值得人们观察和思考。

首先，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海近年的激烈纷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海底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目前，南海周边国家已在南海海域钻探油井 1000 多口。



尤其是越南把开发近海的石油天然气当作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1000万吨。据报道，越南国家油气集团的创收约占越南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

而对于中国主张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越南多年来一直不积极。不过，中国的这次开发是动真格的了。由于南海争端各方至今在技术和操作经验上都有欠缺，而“海洋石油981”号是目前南海沿岸诸国中唯一能在南海海域探测深海油田的钻井平台，其最大作业水深达3000米，钻井深度甚至达1万米。此次“海洋石油981”号开进中国西沙海域，意味着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大蛋糕的主要主人终于行动了。

其次，此次事件爆发的外因有多层国际背景。其一，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奥巴马近期访问了东亚4国，其中包括菲律宾和与中国闹得不可开交的日本，这使得某些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争议的国家得到了“启示”，以为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是自己的靠山。其实，美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关键时刻首先是强调“不会选边站”。毕竟美国首先考虑的是中美战略对话、军事交流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其二，第24届东盟峰会近日在缅甸举行，菲律宾也在不久前于中国南海非法抓扣中国渔民，越南希望借此时机挑动东盟国家一致对付中国。然而，南海岛礁之争毕竟是中国与少数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与东盟目前合作势头良好，多数东盟国家并不愿意被少数东盟国家绑架进而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越南的算盘本身就是打不响的。

再次，越南当局有关决策者存在错判，致使行动失控。以往越南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一般只局限在河内，最多是在胡志明市，人员有限，都是一些“散兵游勇”，但这次扩大到了越南北、中、南部，包括各个界别的人士，不仅局限国内，甚至在日本东京、欧洲一些地方都有越南人举行示威。最令人震惊的是，上万名越南民众13日在南部平阳省的工业园区罢工游行，脱序变成暴动。

为什么这次反华规模会如此之大？据分析，主要是当局有关决策者误以为民意可以利用，当地外商盛传“政府默许暴民发泄三天”，尽管越南驻台代表对此予以否认，但事态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可疑之处，仍需更多的信息以为佐证。

而从事件的影响来看，越南如此动作实属得不偿失。这次反华事件无疑会对外商投资越南投下阴影。华尔街金融海啸后，越南经济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2012、2013年越南经济增长速度仅为5%，跌至13年来的低谷。如何尽快恢复较快的经济增长态势是越南的当务之急。

近年，越南推行改革开放，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仅2013年FDI注册和增资资金就达216亿美元。越南出口产品很大一部分来自外资企业。在越南外资来源中，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排在最前列。这些商人投资越



南，主要是看中越南多年来比较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而此次“反华事件”快速蔓延，甚至影响到了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投资项目，其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

而从中越关系的大局上看，2013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刚刚访问了越南，这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首次访越，双方达成了陆上和海上的合作协议，中越关系好不容易回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这次暴风骤雨来得突然，杀伤力很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难免会使两国关系伤筋动骨。这一后果值得各方面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对策和改善措施。越南方面更应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正确道路上来。希望风雨早过去，恢复中越关系的晴天。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孙兴杰：
迟来的中越冲突只是南海纷争的开始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

“

大国博弈是南海问题不断的结构因素，而中越关系的微妙则使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今天的中越关系走到此处，实则有迹可循。

”

中越之间的纷争终于到来。中方钻井平台 981 进入南海腹地，让中越关系终于褪去含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利益博弈的峥嵘面目。

有媒体会意外，在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魅力攻势”之下，为何会有这样的急转之下，甚至发展至越南街头大规模的反华骚乱。其实在中越之间，地缘结构矛盾早已积累多年，这场看上去的“意外”只是一场迟来的纷争。越南愈演愈烈的骚乱和流血，也必然会让这场纷争更难收场。

中越关系更多的内里会逐渐彰显出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薄纱掩盖不了国家利益的激烈博弈，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外交的余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看看越南的“打砸抢烧”，民亲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路程。

而无论是今日已经走向全民反华的越南，还是仍在小打小闹的菲律宾，都在映照着东盟首脑峰会内比都宣言“关切”的南海纷争的扩大和升级。而且可以预见的一点是，未来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峙与博弈将成为南海地区的“新常态”，而各方“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的局面将被打破。南海地缘变革的时代来了。

从此次事件的导火索钻井平台说起。

中海油的钻井平台进入西沙地区进行钻探，之所以会引起越南方面的强烈反弹。多半与越南的经济结构有关。自 1974 年西沙海战之后，西沙诸岛基本在中国的实控之下，981 钻井平台距离中建岛只有 17 海里，也在中国划定的九段线之内。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已经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支柱，年产值可达到越南 GDP 的三分之一左右，越南也是南海地区油气开发最积极的一个国家。



981钻井平台意味着中国深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开始，也可能是中国加强南海实效控制的开始，这对依赖南海油气资源的越南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越南政府以“囊中羞涩”放弃了第2019年亚运会的举办权。

越南在南海据有29个岛礁，开采的油气资源甚至出口到中国，而中国近几年也在反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是否还有效。自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之后，越南并没有与中国有实质的纷争，而是在国际场合“帮腔”，呼吁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且将南海问题多边化。

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期间，双方达成了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使外界对中越南海之争有了比较好的预期，但是这个工作组进展甚微，并不存在所谓的突破。此次中越海上对峙则是共同开发的磋商机制渐行渐远，从西沙到南沙，中越之间的纷争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从整个南海态势而言，中越之间的矛盾可能也将是最为剧烈的。中越真正的利益博弈才露出冰山一角。

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来看，东亚地区正进入一个变革与动荡的时期，乌克兰危机与南海纷争意味着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游戏已经启动，无论乌克兰还是南海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全球性议题。

中国虽然坚持南海问题要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但在南海问题已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筹码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不得不借助大国政治游戏来对冲南海问题的风险。这个地缘场里的角色就是俄罗斯，对冲南海紧张局势的议题，显然，就是乌克兰。目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已经呈现出“跷跷板效应”。

即将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天然气价格和S-400防空导弹问题上做出让步，越南在2012-2015年成为俄罗斯武器最大的买家，同样为了获得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也会有所克制。俄罗斯在近几年不断向越南出售先进的战机、潜艇的等攻击性武器，其意图不言而喻。地缘政治的压力是中俄“应急性”增加了更多的协调与合作。

而从东亚地区本身来看，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海空军力量的发展改变了东亚海上的权力结构，冷战时期形成的对中国岛链封锁业已千疮百孔。今年年初，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到南海走一遭，震慑意味不言自明，中国航母编队巡航将成为南海地区的“新常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国海权的发展，南海也是必争之地。中国有海无洋的地缘现状限制了蓝水海军的活动范围，而未来中国海权发展的方向也是进入印度洋，南海是必经之地，如果不能实控南海，中国海权发展可能就是半拉子工程。

中国海权的崛起遭遇美国回归亚太，西太平洋地区就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加上日本要建立“正常国家”，美国和日本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就成为美日制衡中国的支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已经不可避免。越南、菲律宾等南海附近的小国也必然会抓住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自 2010 年以来，美国不断为菲律宾、越南背书，耗费中国外交资源。此次中越对峙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但是在与新加坡外长尚穆根举行的会谈中表示，担忧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挑战”，并认为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为具有“攻击性”。就在中越对峙之际，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河内访问，而他在 2 月份曾要求中国就“九段线”作出解释。显然，美国的介入为越南提供了依靠，而越南也希望拉美国制衡中国，两者一拍即合。

大国博弈是南海问题不断的结构因素，而中越关系的微妙则使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今天的中越关系走到此处，实则有迹可循。

中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从越南独立之后，中国就给予过越南巨大的援助，从 1967-1876 年中国对外援助的 40%都投在了越南，占中国财政支出的 2%。但这种“革命友谊”并不靠谱，中越 1979 年之战持续了近十年，虽然两国官方已经不再旧事重提，但是伤疤犹存。在越南的教科书中依然写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 15 次进犯越南，历史“遗产”经过民族主义的发酵就成为不信任的温床。

二战结束之后，东亚走向主权国家的世界，但封建朝贡体制下的帝国情结犹在。中国对周边的小国的外交政策也尚未摆脱朝贡体系的影响，无论学界还是民间不断谈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连续存在的“事实”，而过度谈论朝贡体系显然将碎片化的朝贡历史变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常态。朝贡体系既是历史也是神话，抱持着朝贡体系的神话来裁剪现实，是不靠谱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疆土消长，国势兴衰，既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势，也有割地称臣的屈辱。更需要关注的是，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代价就是中华帝国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中国现代国家的重建。在亚太地区，目前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重构，更需要清理与反思古代朝贡体系以及当代革命外交的遗产。

虽然中国在越南独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以革命意识形态维系的“兄弟关系”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当现代的民族主义击碎了革命意识形态，冲突就会表面化，更何况，中国与越南之间是难以逾越的南海问题。

越南已经不再是 1986 年效仿中国改革时代的小兄弟，如今的越南，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越南越来越呈现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越南放弃了亚运会举办权，但在改造海空军方面却不惜重金。1995 年越南加入东盟，而现在则借助东盟的平台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次缅



甸的东盟首脑峰会则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东盟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会越来越多，中国需要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来阻止这一趋势。

中国自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倡议之后，应者寥寥，南海每年被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上千口油井中并没有中国一口，1994年万安滩事件之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陷入停滞，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中国在南海并不利，九段线越来越成为越南、菲律宾炒作的话题，九段线（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的是十一段线）是中国单方面宣布，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说明。越南国内还在酝酿将南海争议提交到联合国有关机构起诉中国。未来，中国需要应对的国际法难题会越来越多。

在主权争议方面，无论国际法还是国际仲裁都倾向于实效控制，比如说50年，中越两国都有种“紧迫感”，希望将控制权拿到自己手中，中国在南沙的控制处于空缺，而越南还想把西沙夺回来，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紧迫感会使矛盾处于激化之中。只要南海诸国都抱持一种绝对的主权观念，那么纷争的时代可能刚刚开始。

从越南近几天的反华游行可以看到国内舆情震荡，这一消息也给中国人提了个醒，一厢情愿式的应对并不能在周边形成“亲诚惠容”的“新常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需要走向现实主义。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战争，而是理性面对南海局势，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南海新秩序重建中嵌入中国的实力、利益、责任以及权威。

本文来自FT中文网，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267。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Sreeram Chaulia：南中国海冲突：亚洲的危险博弈



印度金达尔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现在，中国对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的行动已经清楚显现一个使人忧虑的模式了。北京在有争议地域的边缘采取了挑衅性的海上及空中推撞行动，用意是名副其实的试水，并且看看那些国家各自将会怎样回应。中国用阻隔菲律宾到达位于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的方式，轻易夺取了那个地方，这使北京更加大胆。

”

东亚是时候加强合作，遏止扩张主义的倾向了。

继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建立深海油井之后，中国越南与中国的船只发生碰撞，标志著紧张局势加剧。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附近发生争吵的同一时间，菲律宾海事部门在南中国海另一个两国相争的地点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附近拘捕了中国渔民，触发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口水战。

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对一些小岛和含有丰富能源的水体各自提出了不可兼容的领土主张，它们代表著亚太区一个不稳定而紧张的三角。(据估计，南中国海有 110 亿桶的石油和 190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三国之间的敌意之深，使得它们用来展示实力的地点命名成了争议的主题。对越南人来说， “南中国海”是个侮辱；他们比较称之为“东海”，意即越南东方的水域。对菲律宾而言，落入其专属经济区域的那一片南中国海应该称为 “西菲律宾海”，一个中国否定了的名字。北京那使人惊恐不安的 “九段綫主张”(又名“牛舌主张”)所持之理据是，在中古时代，它对南中国海的水域及岛屿拥有宗主权，这说法勾起了人们对昔日帝国的回忆。

虽然南中国海成为敌对民族主义的温床是由来已久的事，目前这些麻烦的根源却在于，中国 2008 年后变成一个更自行其是的区域大国。在那之前，北京在面对东南亚的相邻国家时，维持了妥协、非挑衅的姿态。在千年期之交的中国领导层承袭了邓小平的经济务实主义，他们致力避免挑起东盟各国的敌对情绪，以便加深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



那时候，为了向世界保证中国的兴起不足为虑，北京展示强大的中国有能力以成熟的处事方式来缓和与之相邻的弱势国家的恐惧，从而增加了“和平掘起”这个主张的说服力。可是，自从 2008 年起，这个平和的区域外交政策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侵略性、会威慑邻国、向它们发动经济战争、对引人注目的海上事件和衝突乐此不疲的中国。

中国文官及军方领导层那重新设定的基因彰顯为 “邓小平以后”的自信：中国发号施令的时代来了，较小的国家是时候列队听命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 2010 年向东南亚各国的外交部长说了句臭名远播的话： “中国是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实情。”这句话反映了北京的思绪：抛开礼仪的微枝末节，亮刀吧。

中国在不顾一切地恫吓东南亚国家的同时，它在东北亚那边和日本的摩擦也不断扩大。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尖阁诸岛/钓鱼列岛—中国日本之间矛盾的主要成因之一—轻描淡写的说成“一块石头”而已，北京和东京在走向衝突。两国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暴行而结下的历史积怨使这衝突放大了。

自 2010 年起，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见诸渔船碰撞，对海事船隻雷达锁定，以及单方面在有争议岛屿上方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日本那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首相安倍晋三不惮对中国硬碰硬的姿态，使双方的取态都更为强硬。奥巴马在上个月向日本做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列岛的保证惹恼了中国，这个国家希望在“没有外力介入”之下，维持对亚太区竞争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

现在，中国对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的行动已经清楚显现一个使人忧虑的模式了。北京在有争议地域的边缘采取了挑衅性的海上及空中推撞行动，用意是名副其实的试水，并且看看那些国家各自将会怎样回应。中国用阻隔菲律宾到达位于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的方式，轻易夺取了那个地方，这使北京更加大胆。

现在，中国尝试把同一套 “卷心菜战略” 应用到越南和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在那些地方安插平民的船隻，对它们提供一层层的军事保护，然后，那些船隻停留在那些水域不离开，即使对方怒吼也不理。

在这场建立主导地位的博奕中，中国唯一的一次退缩就发生在它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日本航空自卫队和美国空军的飞机无视中国在空中划下的界綫，定期进入那个识别区，而没有遭到什麼后果。面对一个必须要把它为防空识别区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行的局面，北京却静静的退却了，并且停止公佈日本和美国的“违规行为”。教训很明确：只有在碰到对手採取同等力度或更大力度的反制行动时，中国才会妥协退让。

这个发现对印度而言也有国家安全上的意义。在 2013 年，中国军队越过印度的实质控制綫，闯入拉达克(Ladakh)朵拉特伯克奥地(Daulat Beg Oldi)深处，使印度为之震动。这同



一套对与之相邻的东亚国家实行，旨在测试邻国的勇气以及红綫能够踰越多远的硬来做法， 中国将之纳入其对印度的战略之中。北京和新德里就边界问题举行的双边会谈可能会无止境的延宕下去，可是前者却在审视实质控制綫地区，寻找可乘之机，测试印度的反应。

北京变成使用不对称实力优势来肆意掠夺的恶邻，这正在威胁它自己提倡，建立一个“和谐、安全与繁荣的周边环境”的目标。而中国那不妥协态度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聚合成一个集团，并形成一个新的势力均衡来限制中国的行动。

可是，目前的东亚显得分散，而这对中国有利。印度作为东亚峰会的一员，必须在构建另一个能够合力制止扩张主义倾向的集团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印度国营的伟达奇石油及天然气公司(ONGC Videsh)已经在南中国海和越南石油合作。说服来自受中国滋扰的小国企业加入联合海上商业同盟是一个值得印度倡议推动的投资。如果亚太地区希望呼吸得容易一些的话，这个地区需要有能力对中国的行动作出“力度相等的反制动作”。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中】

傅才德：中国对外政策：一天里的两种声音



《纽约时报》记者

“中国的两名高层领导人周四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迥异的看法，这两人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

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因竞相申索南海主权而陷入了激烈的领土纠纷，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因东海争议岛屿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紧张局势也在继续发酵。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两名高层领导人周四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迥异的看法，这两人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习近平在北京的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纪念会议发了言，发言主旨的最贴切总结或许是凯文·贝肯(Kevin Bacon)在1978年电影《动物屋》(Animal House)中的一句不朽台词：“保持冷静，没有问题！”

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报道称，习近平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

他还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此前一天，越南河静省一家台湾钢铁厂至少有90名中国工人被涌进来的人群打伤，一人死亡，这一暴力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在中越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部署了一座庞大的钻井平台。与此同时，菲律宾称已因中国要在一处争议珊瑚礁填海造陆而提出了正式的外交抗议。习近平的发言与中国军方领导人房峰辉上将的言论截然不同，房峰辉的言论同样发表于周四，其时他正在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马丁·E·邓普西上将(Martin E.Dempsey)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有人向房峰辉提问，请他评论中国和越南之间因钻井平台而起的紧张局势。



根据他发言的翻译版本，他说："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我们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

房峰辉上将说，"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此语再次反映了中国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即便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对其申索的领土仍然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王江雨：
中国在东南亚的进取、平衡和差异化外交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

习近平此次出访，以印尼马来西亚为突破口，已经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若后续手段能跟上，则无论美国如何做，都不会使中国在这一区域陷入被动。中美争锋，至少美国在东南亚难占上风。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借参加 APEC 峰会之机，高调访问了目下东南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而正当此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国内两党斗争导致政府关门原因，竟然放弃出席 APEC 会议并取消访问东南亚四国，与习近平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而中国外交部刚刚宣布，李克强总理将在几日之内出访东盟参加数个领导人峰会（而美国总统有可能再度缺席），并顺带访问文莱、泰国和越南，将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推向另一个高潮。北京两大巨头接踵访问东南亚，涵盖了此区域最重要的国家，而新政府的积极主动外交风格剑及履及，这将在亚太地缘政治发展上形成深远的影响，代表著至少在周边的“中立地带”，中国已经在软硬实力方面开始和美国正面争锋，既气势如虹，手段又质朴实用。

综观习近平接掌大位后第一次访问东南亚的表现，结合习李政府履新以来的总体外交套路，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目下在东南亚的外交风格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更加积极进取，谋求与东南亚国家在传统的经济联繫之上建立全面合作的友好关系。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互相敌对来形容。东南亚国家视共产主义国家为威胁，中国的“输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这一印象。毋庸讳言，东盟（ASEAN）的建立，从历史的角度讲，就是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包围和遏制中国的。唯此原因，东南亚国家屡屡出现排华现象。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也忽视了东南亚，双方虽互为邻居却甚少往来，中国对后者既不能以外交手段施加影响，又不能以实力形成製约，以至于对 1998 年印尼暴乱祸害杀戮华人的事件束手无策。

对东南亚外交的首次大手笔动作来自朱鎔基政府。 2001 年，朱鎔基突然提出要与东盟国家订立自由贸易协定，让后者十分意外又不好拒绝。一年后双方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框架协议，2010 年自贸协定全面实施，这是中国与外国谈成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之一，为双方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欧美市场日渐萎缩之年代，它为东盟国家提供了另一个持续扩张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形成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赖。现在，中国已经是东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但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无论是江朱还是胡温时代，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上都没有特别著力，双方在经济贸易之外并没有形成'特殊关系'，尤其是没有以国家手段推动和单个的东盟国家在政治上超出平均值的友好关系，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交情'。相形之下，中国领导人更热衷于以迎合的心态和姿态寻求西方的认同和理解，和西方国家元首勾肩搭背和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这次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访问，以建立全面关系为宗旨，既在经济贸易上大手笔做生意，又展开”魅力攻势“，积极结纳两国领导人和统治精英，谋求受访国人民的好感。这较之前任，风格迥然不同，所获成就也颇为昭著。尤其是，习近平此行，痛痛快快地将和印马两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表示中国和这两个国家已经在不结盟的情况下达到最高层次，双方的交流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层面，已经由此进入全方位和全球层面，形成了“在对方中国关切问题上互相支持，加强战略互信“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祇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有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全面的双边关系，加上中国日渐上升的硬实力，可以防止这些国家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上伤害中国的重大利益，也可以在发生此类事件时确保中国可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平衡“，这是对美国的”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Pivot to Asia）的有针对性回应。奥巴马政府著力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手段是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说白了就是挑拨离间，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领土争端等理由，激发东南亚小国对中国的惊惧心裡，强化它们对美国的依赖感，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从 2009 希拉里和盖茨等美国内阁高管相继对南海争端高调表态后，中国和个别东南亚国家之间搁置多年的岛屿与领海争端开始明显升级，致使南海争端今日成为国际热点地区之一，并潜在性地存在战争的危险，而东南亚诸小国，无论是作为东盟的一个整体，还是从各个国家自身的立场出发，都对中国存有某种程度的狐疑敌视心态。习近平的访问针对这一点，大打经济牌和友好牌，不仅与受访国签订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的经贸协议，建立长期的经济关系，还大力推动双方的人文交流和防务对话。毫无疑问，这些措施能够建立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赖和政治安全以及文化方面的互相理解，对消解有关敌意颇具功效。

此外，美国总统之缺席和爽约，更加让有关国家心目中强化美国在政治上失序、经济上无力和在外交上无信的印象。诚然，美国政府关门，也许体现的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显



示美国分权制衡体制的强大功能。但对域外国家来说，美国在外交上能做到什麽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出于何种内政原因。现在看来，美国就算不是完全不可靠，至少也是不完全可靠。

中国东南亚外交的第三个特点－ 也是此次习访问的最大看点－ 是中国显然在东南亚实施了官学两界不少人鼓吹的’差异化’外交，其基本含义是，单个国家与从中国所获取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小应该与它们对华友好程度相一致，中国对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疏离程度应该与该国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小相一致。从国家利益和外交手段的角度讲，这本应该是一国对外交往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过去囿于种种原因，并不刻意做这种区分，而是经常显得有点稀里糊涂，恩怨不明。习近平这次出访显示，中国在东南亚已经开始精心贯彻这一策略，表现在已经不将东盟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也不认为每个东南亚国家都能代表东盟，而是侧重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并对各个国家分别定位，区别对待。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已将印尼视为东盟的当然代表和”话事人“，所以习近平在印尼大谈特谈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并唯独在印尼提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五点建议。经过了无数次被东盟小国以东盟的代表身份警告或要挟后，中国现在的策略是，印尼才能代表东盟，在某种程度上印尼才是东盟，要以东盟的口气对中国说话，叫印尼来，其他国家就不要张口闭口”我们东盟“如何如何的了。搞定印尼，中国即事实上剥夺了东南亚小国”携东盟自重“的特权。

此外，中国对马来西亚青眼有加，恐怕长远的考虑是和马拉西亚建立一种典范性质的特殊关系。马来西亚资源丰富，与中国经济关系紧密，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马国对华政策柔和，外交政策上稳重自持。比如马来西亚是南海诸岛声索国之一，但从来没有像菲律宾越南那样态度强硬频生事端。马来西亚也不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保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这些在中国看来，都是马国”值得交往“的良好品质，所以习近平在访问时说，中马是”谈得来信得过靠得住的好朋友“，评价之高，期待之切，溢于言表。

简而言之，习近平此次出访，以印尼马来西亚为突破口，已经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若后续手段能跟上，则无论美国如何做，都不会使中国在这一区域陷入被动。中美争锋，至少美国在东南亚难佔上风。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刘冉：南海：主权、能源与战略对峙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政见”观察员

“

南海对中国的 军事战略地位大大加强，中国有意愿和动机将美国海军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与此相反，东盟各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加快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

”

近年来，南海争端不断升级，中国与东盟各国各执一词，几近兵戎相见，协商解决的时机似乎再次触礁。学者 Leszek Buszynski 最近在《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南海问题已不仅仅是围绕主权和能源开发的争议，更因中美在南海的战略部署和国防需要而呈现愈发复杂的局面。

领土与能源

作者认为，中国对于南海的主张（即 U 型线）与国际法中的概念并无对应，这为东盟各国的主张提供了机会。

首先，1928 年，海牙国际法庭常设仲裁法庭在牵涉美国和荷兰的帕尔马斯岛案中确立“有效占领”原则，即认为单纯“发现”并不能产生确定主权，只有在一段时间内发生有效占领（但并非入侵）才能产生领土主权。以此原则推之，中国目前仅在南海部分岛礁存在有效占领，而大部分岛礁为东盟国家所占据。

其次，若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观之，中国所主张的 U 型海界并不属于其中所规定的领海、毗连区、经济专属区或大陆架界线，因而无法受到公约保护。尽管中国曾提出若干历史性依据，但在国际公约中很难得到有力支持，因此若想建立 U 型线的合法性，中国的选择有二——要么施压修改海洋法公约，要么在相关国家的同意下成为公约的例外情形，而这两种路径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若仅仅是领土争端，原本可以无限期搁置，但南海油气田的发现和世界能源需求的上升使南海主权问题带上了更加浓重的利益色彩。中国长期以来抗议东盟各国对 U 型线以内海域的石油开发侵犯了中国主权，但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在内的各国依然我行我素。随着之前开采的南海油气田产量下降，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开采机会，因而与中国的摩擦日益频繁；印度与越南达成合作开发协议后插足南海，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



中美战略对峙

作者认为，领土与能源的争夺只是南海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南海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对峙的关键场域。在美国介入之下，东盟各国气又粗了几分，这一事实使得东盟与中国顺利达成划界协议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中国海军由海岸防御转为面向大洋的近海防御，这意味着在南海区域需拥有自由调度潜艇、舰队乃至航空母舰的能力，因此南沙群岛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中国希望美国不要介入南海，但美国为保证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和盟友关系，势必不会就范。因此，奥巴马政府再三明示美国在南海的利益。2010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区域论坛上表示，南海周边国家应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地理特性来主张其权益，并支持多边对话解决冲突。这一声明挑战了中国一向主张的历史性权益和双边解决机制。随后，美国废止了一项禁止美国与带有人权污点的外国军事力量建立合作的法令，使美国与印尼军方的携手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尽管有越战留下的阴影，美越两国的互访近年来却也愈发频繁，并于 2011 年 8 月建立了越战以来的首个军事协定。此外，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也加大了力度。

为消除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国采取怀柔策略，再三表示反对霸权主义，也声明无意将美国驱逐出南海。此外，中国与越南高层也频繁往来、互示友好，2011 年曾在越南兴起的反华浪潮也逐渐平息。

作者指出，自 1988 年中越南沙海战以来，南海地区并未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当年的中越海战中，也未曾有第三方势力介入。如今，局势已经大为改变。南海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地位大大加强，中国有意愿和动机将美国海军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与此相反，东盟各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加快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此外，中国已由单一强人政治转变为集体决策，内部决策过程趋于复杂化和分散化；虽然中国始终以友好面目示人，但不断增强的海军力量不可小觑，这也加重了周边国家及美国的疑虑与忧心。

作者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中国海军与美国在南海爆发冲突。不过，只要中国政府牢牢掌握对海军的控制权，继续保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其军事扩张在一定程度内并不会直接挑战到美国利益，因而也能够为东盟和美国所接受。战略对峙的局面，或许能够得以维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约翰尼斯·施密特：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



尹继武（编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中国正运用“软实力”药方去培育“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关系，以巩固其在 WTO 中的位置、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肌肉以及担当美国权力的平衡者”。中国领导人试图增强其吸引和说服世界社会、地区组织和单个国家遵循中国利益的能力。

”

不论是在地区范围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都正在迅速地上升为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中国正运用“软实力”药方去培育“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关系，以巩固其在 WTO 中的位置、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肌肉以及担当美国权力的平衡者”。中国领导人试图增强其吸引和说服世界社会、地区组织和单个国家遵循中国利益的能力。

（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阅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换】



The Atlantic 记者

Robert D. Kaplan：越南图谋

“

我发现这个国家吸引注意力的不仅仅是紧抓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而且还有找到一种可与古老而又霸道的邻居大国的共处之道的挑战，这个挑战让越南愈加地寻求美国这个曾经的对手来帮助他们共同面对。

”

河内的印象要用心去体验。把这个越南首都如此定格成形的，是历史进程自身——这不仅仅是命定世地缘影响下的朝代更替和入侵劫掠的回响，更是一些英勇行为以及殚精竭虑累积作用的结果。这座城市中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塑像以及巨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着越南人民在 11、15、18 世纪对中国宋、明、清帝国的抗争。在 10 世纪之前，越南都被统一进中国，但是此后从“中国”脱离的政治认同感，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仍有些捉磨不透的谜团——过去的所有理论都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的解释。

其实在越南历史想象中对此（政治认同感）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感受。纪念打败 13 世纪中国元朝的玉山寺（Ngoc Son Temple）庭院深深布局繁杂散乱，它的镀钢佛像笼罩在香火之中，金箔、红木以及环绕着的碧绿如豌豆汤的还剑湖（Hoan Kiem Lake），还有它那树木青翠的堤岸，在精神气质上烘托着更为庄严无华的胡志明（Ho Chi Minh）陵墓。胡志明，这个 20 世纪最伟大的不起眼男人之一，把马克思主义、儒学以及民族主义熔练成一件反抗中国、法国以及美国人的武器，奠定了越南战胜三个世界性帝国的基础。他的陵墓面对杂乱分布长达百年的欧式建筑和教堂，那曾经是法国印度支那的中枢神经——巴黎人冥顽不化地试图在二战后固步自封，延长对越南的占领，这项蹩脚的计划，被迫与越南 1954 年的奠边府之战（Battle of Dien Bien Phu），成为了法国标志性耻辱的顶峰。

在这些宏大建筑物的背后，是这个城市的现代命运抗争：人声鼎沸充满活力的商业区、轰鸣的摩托车——驾手们在交通拥堵时趁空发送短信——以及线条明朗的前卫店面嵌入光线斑驳的简朴临街小店群中。这是连锁商店资本主义的前奏，风格与设计各异的咖啡店随处可见，售卖着世界上一些顶级咖啡，却找不到星巴克的广告招牌。尽管有着漫长的历史，



河内并不象欧洲的大城市一样是个露天博物馆。它仍处在跌跌碰碰的发展进程之中，变得——更接近于无序混乱的印度，而不是疏远的、资源贫乏的新加坡。

越南人现在正觊觎着发达国家，即为了他们自身也是为了世代的荣光，当然也是为了抗衡与他们一样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来维护他们的独立。自古以来，河内始终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敏感城市，这个世界第 13 大人口的国家有着漫长海岸线，毗邻着蕴藏丰富的近海资源的海上主要交通要道，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中等水平强国潜在可能性的筹码。在我去年越南的访问期间，我发现这个国家吸引注意力的不仅仅是紧抓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而且还有找到一种可与古老而又霸道的邻居大国的共处之道的挑战，这个挑战让越南愈加地寻求美国这个曾经的对手来帮助他们共同面对。

这要求美国至少改变他们的历史看法，努力以越南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国民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席阮川轩（Ngo Quang Xuan）告诉我，现代越南的关键一年并非是共产主义北方推翻南越的 1975 年，而是越南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加入了东南亚联盟(ASEAN)以及与欧盟签署了框架性协议的 1995 年。“换句话说，我们加入到世界中去，”轩说，承认在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在我们自己中间就有许多的艰难的争论。”在几个星期的一系列交谈中，他们的官员解释到，尽管他们接连战胜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可事实上越南共产党并没有觉得在这些事件之后扬眉吐气。

列举一些：越南在 1978 年曾经入侵柬埔寨，把那个国家从波尔布特红色高棉（Pol Pot’s Khmer Rouge）政权种族屠杀的疯狂状态之中解脱了出来。虽然侵略是个残酷冷血的行动，但入侵缓解了追随中国的红色高棉所构成的战略性危胁，也具有巨大而又深远的人道主义正面效果。然而，由于这项重要的解救行动，追随苏联的越南被包括美国在内支持中国的阵营实行了贸易禁运，尼克松总统 1972 年中国之旅后，美国就偏袒中国。1979 年中国自身侵略越南，阻止越南从柬埔寨进军到泰国。与此同时，苏联对他的这个代理国家没有提供援助。越南立即陷入外交孤立，在柬埔寨泥潭之中无法脱身，并被国内的贫穷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军国主义的结果。1970 年代的越南领导人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写信，李在 2000 年他回忆到，那是“难以容忍的”，傲慢地自称为“东南亚的普鲁士。”但是正如越南领导人曾经告诉我的一样，傲慢自负是不攻自破的。严重的粮食短缺以及苏联在 1989—1991 年的垮台，迫使越南把其军队从柬埔寨撤出。现在的越南是彻底的孤立无靠，战胜美国的胜利已经是遥远的记忆。“那场战争的胜利感觉永远消退了，”一位越南外交官告诉我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和平红利。”

“对 1960 至 1970 年的抗美之战越南人并不是健忘，”一名西方外交家说到，“当然啦，特定年代的美国人也对此恍若隔世。”越南并没有忘记，他们国家 20%的领土不适宜居住是因为美国末爆炸的军火；还有落叶橙剂，让一些重要风景秀丽之地再也不会有生机。但



是越南人口的四分之三的是出生在“抗美战争”后（他们用“抗美战争”来与此前及其后的战争相区别），对这场战争没有记忆甚至比例还更大。我在越南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的后备力量来源）遇见的学生和年轻官员们离“抗美战争”的时间，比美国婴儿潮一代距二战的年代更久远。

越南人对抗美战争相对更不刻骨铭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在外交学院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房间里，一次市政会议式的会见中，学生与官员们告诉我，他们有时也也会批判美国，但原因实际上也与这场战争无关。他们反感的是，当时北京当局指责菲律宾宣称拥有美济礁（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的时候，美国在 1990 年并没有对中国介入干涉。一名学生概括道，“美国力量对世界安全非常有必要。”实际上，在外交学院的学生与官员们，接连不断地使用均衡力量这些术语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中国太强大了，也太有侵略性了，”一名女分析人员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导的世界对我们造成的极大威胁。”

但是对越南人的过去而言，中国才是中心，美国退居次要。“越南官方历史中所侧重强调的是抗争，几乎全都是抗争中国，”罗伯特·坦普勒（Robert Templer）在他 1998 年《风与影》这本关于现代越南具有开创性的书中写到。“占据主导的恐惧感是始终如一，并且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分歧，造就了敏感的忧患意识与戒备的越南国家意识。”就如一名越南外交官向我提到，“中国侵略越南 17 次。美国入侵墨西哥才一次，看看墨西哥人对那是多么的敏感。我们从小到大读的教科书，都是抗争中国民族英雄的故事。”越南人对中国的恐惧深入骨髓，就是因为越南人无法挣脱北方强邻（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其 15 倍）的怀抱。越南人知道地理因素决定他们的地位关系：他们可以赢得战争，但是他们还是始终要向北京而称臣纳贡。这种情势对实际象岛国的美国而言是无法理解的。

越南本身就是以中华文明南方前哨起家。公元前 111 年越南被强力并入中国成为汉帝国的一部分。自那以后，被中国占领或在其羁縻之下作为臣贡国家延续了近千年。接着，象越南李朝、陈朝、黎朝等朝代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抵抗了来自北方中国的控制，击退了层起叠涌的优势兵力。康奈尔大学的基斯·威勒·泰勒（Keith Weller Taylor）在《越南的诞生》（The Birth of Vietnam，1983）一书中写到：“中国对越南的贡献，从老百姓使用筷子，到士大夫学者们使用毛笔，覆盖了文化、社会以及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越南文学实际上孕育于中国的古典传统：汉语成为越南知识分子的语言，就象欧洲的拉丁语。借助于此，越南的底层农耕文化留存下来的独特性，在范围上超越了越南精英的文化保持。就如密竭根大学东南亚专家维克多·里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解释，在这些精英中间，中国人的管理方法是“吸收兼蓄，独树一职。”在与南方的占城和高棉关系交往之后，这些地区的人民并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印度文化，所有越南人



脱离中国的愿望愈加的炽烈。由于他们与中国极其相似，越南对其小有独特之处背负着自恋，而这又让过去的事件变得更旗帜鲜明。

越南人战胜了中国，征服了南方的占城和高棉，进一步强化了明晰的国家意识，这个过程被中国的软弱无能所激发，逐渐成长直至现代越南自成一脉。在 1946 年，中国与法国串通，让中国的北越占领军接替法国军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从来没有消除对越南发自肺腑的厌恶感”，坦普勒写到。除了在 1979 年决定派遣 100000 名中国人进入越南之外，邓策划了“榨干河内”的政策，使越南在柬埔寨卷入了游击战之中。

虽然造成冲突口实的陆界问题目前已经大部分解决，但是亚洲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斗争转向了领海权的争夺，即南中国海。越南大约 2000 英里的海岸线，构成了南中国海的西线边缘，越南突然发现自已处在历史与地理的漩涡中心，其展现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其在 20 世纪晚期的陆地战争。南中国海连接着印度洋与西太平洋，转承着马六甲海峡、桑达、龙目岛以及望加锡海峡，贯通着全球海路。全球商船年吨位的一半以上以及所有世界海上运输的三分之一，都是借道于这片咽喉之地。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借道南中国海，往返于亚洲的石油航运，是通过苏黎世运河数量的三倍，15 倍于巴拿马运河通过量。南韩能源供给近三分之二、日本与台湾近 60%的能源供给、中国原油进口的近 80%取道南中国海。这片海域也蕴藏着 70 亿桶原油和约计有 900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中国对南中国海将会最终生产出 1300 亿桶原油的计算是正确的话，那么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蕴含更多的原油。

南中国海有 200 多个小岛、岩礁和珊瑚礁——只有大约三十几个是永久性的露出水面——这是风云莫测而又愈演愈烈的地缘边境激烈争端的主要内容。文莱宣称对南中国海南部的一个珊瑚礁拥有主权。马来西亚宣称对三个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宣称对南沙群岛(Spratlys 译注：按中国主权，译为南沙群岛)的 8 个岛以及南中国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是台湾、中国，还有少不了越南，都各自宣称对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南中国海以及所有的南沙、西沙群岛（Paracel，译注：按中国主权译为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在 2010 年中，中国引发了一场混乱，把南中国海称作一种“国家核心利益。”最后证明中国官方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表述；但是无论如何，北京当局称之为“历史分界线”并在地图上以九条短线标注的之内的所有区域：围成的一大规则圈叫作“牛舌头”，完全包括了从中国海南岛以南 1200 英里直至靠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所有岛群——这是整个南中国海的核心部分。这种扩张性主权要求的最终结果，是所有的沿岸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一致反对中国。他们也更加的转向美国以求取得军事和外交支持。

“陆地边界问题相较于南中国海而言不再重要了，”越南边界线委员会副主席阮维战（Nguyen Duy Chien）说道。当我们在他空荡简陋的办公室拜访的时候，穿着土褐色制服



的阮维战给我展示了一个越南人标准形象，让人想起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 1970 年对越南领导人印象——呆板严肃而又“迂腐”。这次拜访开始与结束得准时准点，阮维战没完没了地详细展示的演示稿把这次拜访时间占得满满的，从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来驳斥中国的立场。

阮维战告诉我说，三分之一的越南人口在海岸沿线生活，海洋部门总计占国家 GDP 的 50%。越南宣称 200 海里划线，毫不迟疑地超过它的大陆架延伸至南中国海（越南人把其叫他“东海”。）这符合由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但是阮维战也承认，这与中国、马来西亚以及与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附近所宣称主权的海域存在“重叠”的地方。维战解释到通过东京湾（译注：中国的北部湾）确立的方式，越南和中国可以大体上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把这个资源丰富的海湾一分为二，而在东京湾，中国的海南岛通过公海就可以大体上封锁越南北海岸。“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牛舌头，”他的意思是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条历史分界线。“中国说这片地区仍存在争议，我们说不，这牛舌头侵犯了五个国家的主权。”

阮维战接着向我们出示了在他电脑上的一套地图，重述了一大段的历史。“明朝皇帝在 15 世纪有一段时间占领越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如果这些岛群属于中国，那为什么明帝国没有把他们画进地图呢？”他质问到。“在 20 世纪早期，如果南沙和西沙是属于中国，为什么清帝国的地图又忽略了呢？”他对我说，在 1933 年法国把军队派送到西沙和南沙，这就意味着是因为这些岛是法国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就属于越南。他补充说道在 1956 年和 1988 年，中国是利用“军事武力“来攫取西沙岛礁，最后，他展示了一张意大利德尔蒙特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图片，那儿存有的一份 1850 年的地理手稿中有一张半解释了西沙群岛怎么会属于越南。他的这些细节材料只有一个目的：在他的演示稿中另一张地图里，把南中国海（包括西沙与南沙）的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区域，让越南可以在将来把石油特许权授给跨国公司。

越南人反复不断地告诉我，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不仅仅只是一个领土争议的问题：它是世界海洋商业的交通要道，对南韩、日本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并且有一天在这个地方中国将会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越南确实踩准了奥巴马政府决策者和其他人不断喧嚷的“印太” （Indo-Pacific，即印度和东亚）称谓的历史与文化脉博。

越南最近从俄罗斯购买了六艘最先进的基洛级潜艇，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这个国家极度想成为地区性的一个主要成员的愿望。一名在河内的西方防务专家告诉我，这项买卖毫无道理：“当他们发现仅维护这些潜艇得花多少钱的时候，越南人才将会真正地感到价格震憾。”这名专家说到，更重要的是越南将不得不训练船员来操作他们——这可是一代人的事业。“为了对抗中国潜艇，”这名专家说到，“他们就得把更多的财富集中用于反



潜作战以及沿海防务。”显然，越南购买这些潜艇，挟兵自重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可是动真格的。

在向俄罗斯买潜艇的数十亿美元开支计划，包含了 2 亿美元用于翻建东南亚最好的深水抛锚港金兰湾（Cam Ranh Bay），这个港口横跨南中国海海路，是美军在抗美战争期间运作的一个主要基地。越南人申明他们的目的是让外国海军也可以使用可兰湾。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中心的职员伊曼·斯托里（Ian Storey）写到，越南人没有明说的潜意思是，可兰湾大修将会“通过与美国以及当前美国在东南亚军事设施的联系来强化防御，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力量。”可兰湾完美地契合了五角大楼的“重空间轻基地（places not bases）”战略，美国船只飞机由此可以正常访问外国军事哨站进行检修和重新补给，就不需要常规的又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基本部署。

2010 年 7 月在河内的一次东南亚国家论坛会议上，一项实质性的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宣布生效，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着“国家利益”，美国准备参加多边努力来解决那儿的边界争议，海事请求权应当建立在地貌基础之上：那就是大陆架延伸得到的地方，这个概念与中国的历史分界线相左。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把克林顿的评论称为“实质上对中国的攻击”。美国官方对此不了了之。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巴马政府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或其之外部署 2500 名陆战队员，并公开表明五角大楼削减预算决不会触及美国军力在太平洋的支出，并声明在事件允许的情况下，重心将从中东转向太平洋。美国对世界的观点与越南不谋而合：受到不断发展的中国力量威胁。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由此谋取众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越南只有一个目的：反制中国。

但是越南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中国而投入美国怀抱。越南过于依赖中国并因此而与中国呼吸与共。虽然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超过其它任何国家，包括棉花、机械、化肥、杀虫剂、电子、皮革以及其它许多消费品。虽然中国通过输入大量廉价产品，阻碍了越南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中国，越南的经济就无法运转。此外，越南官员也深深知道地理位置上的不对等，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远水救不了近火。”中国近在眼前而美国在世界的另一半，这意味着越南人不得不对屈辱忍气吞声，例如中国在越南苍翠繁茂的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进行铝土矿开采时带来的环境破坏，这个项目与在全国的其它项目一样，雇佣的都是中国工人而不是越南人。”前副外长阮晋战（Nguyen Tam Chien）告诉我说：“我们不能迁居易地，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由于苏联在 1979 年对越南撒手不顾，越南人就再也不会完全信任一个远方力量。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外，越南人打从骨子里不信任美国。一名官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美国正处于衰退之中，华盛顿政府只盯着中东而不是在东亚崛起的中国（虽然最近的声明有所改



变），这让情况更为恶化。这样解读虽然是自圆其说，但也可能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种害怕，担心美国为了与中国关系更密切而出卖越南：国家外事委员会的一位叫轩（Xuan）的官员，特别提到当时尼克松政府提供的地缘政治环境，让中国自由入侵越南。“历史将会重演，”他失望沮丧地摇着头地对我说。共产党政府的一名官员告诉我，“我们与美国之间在谈判时，民主与人权是很忌讳的。”越南人始终担心，某一天来自于国会、媒体以及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可能会让白宫出卖越南，就象出卖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这些专制的亚洲国家一样。外交部副主任李赤勇（Le Chi Dzung）告诉我：“最高价值应当是国家团结与独立。”他努力解释他的国家政治哲学。“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让人获得自由。”

越南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而表面上共产党统治巍然不动，一定程度上可从越南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威望来解释，即是因为它管理的国家曾经在战争期间抵抗了法国、美国、中国。而且象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胡志明是一名具有本国特色而不是由外国入侵军队强加扶持的领导人。越南共产党在努力宣讲“胡志明思想”和“儒教”二者在尊重家庭和政府的的共通之处。“爱国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必然推衍，”外交部官员李赤勇（Le Chi Dzung）说道。《理解越南》（Understanding Vietnam 1993）一书的作者尼尔·杰米逊（Neil Jamieson）写道：“普通越南人的‘专制主义品质’，”被当作“世界上基本而又具有决定性的道德规则。”这种个性因素反过来又与“正义”相联接，被宽泛地解说成个人对家庭和更大的集体的社会义务。

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固执坚守，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共产主义的真正主旨正渐行渐远。越南人现在所处的形势与中国相似：他们由放弃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统治，而接受心照不宣的社会共识，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只要共产党保证更高的收入水平，那么人们就乐于安守现状。越南统治者不可能与中国根本上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相同的试验：把资本主义的富有嫁接到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越南曾经的粮食配给制来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稻米供给，至今已经放弃有 25 年了。从统计学标准来看，越南最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00 美元，逐步进入了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越南的无所不为却又极其无效率的单一领导人体制（就象图尼萨、埃及、叙利亚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领导人个人图片被张挂在宣传栏上），已经被实际上的三人统治——党主席，国家主席以及总理所取代，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不负众望地以 7%的年率增长。即使在 2009 年大萧条重压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 5.5%。“这是世界历史上解决贫困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纪录，”一名西方外交家说道，“他们正从自行车跃跃升到摩托车。”那对越南人来说可能就是民主。就算不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辩解到，越南和中国的专制统治并没有象在以前的中东那样剥夺了人民的尊严。“中东的领导人脱离群众太长时间了，让国家处在危机之中几十年了，”一位越南前高级政治领导人对我说。



“这里并不存在那种情况。虽然腐败、巨大的收入差距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我们与中东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

比阿拉伯之春更让越南共产党惊慌失措的是象中国 1989 年那样的学生动乱，一直到最近，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与中国当时一样高，并且人们看到腐败与任人唯亲现象无法控制——这种情况在今天越南还是伴随着。然而，党的官员也同样担心政治改革可能把他们重蹈 1975 之前南越的垮台覆辙，其虚弱、充满派系的政府导致了国家的崩溃；或者象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一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受到外国控制。越南官员公开赞赏新加坡，一个由单一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纪律惩戒与廉洁政府——这些东西可以让越南泛滥的腐败得以根除。

与此同时，越共领导人仍将继续秉持他们的普鲁士主义（Prussianness）、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严厉的政治控制，来保持对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也知道他们与阿拉伯之春国家的不同之处，他们国家面对的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部对手，但是他们的危胁倒接近于帮助缓和了大众对政治自由的更大期望。越南领导人与印度领导人一样也对与美国签订的正式条约协议担心不已。越南与美国的实际共同防御条约诞生的时候，那将预示着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安全情境变得更为不稳定。在任何情况下，越南的命运以及不被中国芬兰化（Finlandized）的能力，可以说与越南在 20 世纪的命运相似，在很大程度上与 21 世纪美国在太平洋以及在全世界投射的影响力有关。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李维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FLOYD WHALEY：菲律宾渔民和中国海警船玩捉迷藏



纽约时报记者

“

弗隆内斯说，“如果苏比克湾仍是美国海军基地的话，那些中国船只就不会来这里。现在美国人走了，中国人占领了我们的岛屿。他们不怕我们的海军。他们只会嘲笑我们。

”

菲律宾马辛洛克——在最近一个炎热的下午，来自菲律宾这个宁静小镇的渔民将一块块冰装到在离岸不远的海里上下飘动的摇摇晃晃的木渔船上。等到夜幕降临时，这只渔船会驶向令人垂涎的渔场，与中国海岸警卫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这条长约 9 米的船靠竹制的弦外托架在浪时常很大的南海中保持船身平稳，它要去的地方是名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方称黄岩岛——译注）的一片珊瑚礁。菲律宾和中国都对那里宣布拥有主权，那片水域在当地久负盛名，是蓝枪鱼、红石斑鱼、龙虾、鲣鱼、黄鳍金枪鱼等许多鱼类的自然栖息地。

“在斯卡伯勒浅滩，你用不着去捕鱼，”小镇的渔业官员杰里·艾斯科普(Jerry Escape)面带微笑地说道，“鱼会向你游过来，跟你打招呼，让你把它们从水中拿起来。”

鱼的故事就不说了，马辛洛克的这些受到围攻的渔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地缘政治斗争之中，而他们的国家在这场斗争中似乎处于失败地位，至少现在如此。过去两年来，这片浅滩一直在中国海岸警卫队控制之下，几十年来靠在这里捕鱼为生的菲律宾渔民发现，他们大部分被拒在这里的渔场之外。

艾斯科普说，“渔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去那里捕鱼，直到中国人把他们赶走。”

这片浅滩只是南海和东海诸多有争议水域的一处，这些水域陷入了一场拉锯战，一方是对大片资源丰富的海洋宣布拥有主权的崛起的中国，另一方是对同一片水域的许多地方各自宣布拥有主权的其他亚洲国家。

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冲突在 2012 年 4 月达到顶点，当时菲律宾指责中国渔民在距离该国吕宋岛西岸约 200 公里的这一水域偷偷捕捞受到保护的珊瑚和大蚌。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船只与几艘中国渔政船在这里对峙了一个多月，后来，菲律宾船只撤退。但中国船只没有离开，而是开始了定期巡逻，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进入，保护这一区域内中国渔船。

这些日子，马辛洛克的渔民回港时，捕到的鱼少了，带回来的故事却更多了，故事讲的是如何试图尽可能靠近这片蔚蓝的三角形水域，在被驱赶出来之前，如何捕到尽可能多的鱼。

54 岁的马里奥·弗隆内斯(Mario Forones)3 月底曾去那里捕鱼，他说几艘中国海警船环绕着那片浅滩不停地行驶，还有一艘船呆在浅滩中间，阻挡任何可能越过第一道防线开进来的船。

他说，“如果你开得太近了，他们就划着橡皮船过来，用英语向你喊：‘走开！走开！’”

据菲律宾军方说，有些渔民还遭受过更糟的待遇。官员说，在 1 月份的捕鱼旺季，中国船只曾使用水炮驱逐一些菲律宾船只。

虽然来自菲律宾更远地方的渔民也会冒险进入这片水域，但因为他们需要更大、造价更高的船才能开到这片水域、捕到鱼、再返航回家，所以他们对这里的依赖性低一些。但对于住在距离这片浅滩最近的马辛洛克人来说，这些礁岛就是他们小镇的一个延伸部分。

从马辛洛克出发，一条长 9 米、只有一台发动机的渔船用约 18 个小时就可到达这片浅滩。这让小打小闹的渔民用他们最少的资源也经常能在一天里捕到一吨多的鱼。

捕鱼对这个小镇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里迄今为止还未在菲律宾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受益，菲律宾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亚洲最快的之一。这个无甚活力的小城中心有一个露天市场，以及一个基本上闲置的购物商城。小贩在临时摊位上叫卖拖鞋和热狗，顾客稀少。

市长德西蕾·易多拉(Desiree Edora)说，这座人口 4.5 万的小镇正在努力应对商业上的损失，随着渔民从浅滩捕到的鱼减少，这里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从卖冰块的小贩、到卡车司机、再到餐馆店主。虽然她说，她还没有把马辛洛克的监管不怎么严格的渔业损失总量计算出来，但是她说损失是巨大的。当地的经济主要靠渔业、水稻种植，以及一个向全国电网供电的燃煤发电厂。如果渔民不能再去斯卡伯勒浅滩谋生，这里没有工厂或客户电话服务中心来吸收这些劳动力。

中国对斯卡伯勒浅滩宣布主权的依据是一些古老的地图，这些地图将南海的大部分水域都划入中国的领土范围。菲律宾政府也拿出了自己的地图，地图显示这些岛屿至少自 1734 年以来就属于菲律宾，那时菲律宾还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菲律宾官员称，自从 1946 年菲律宾独立以后，该国就对这片浅滩保持着不间断的管辖，并指出，这片浅滩在其 200 海里海上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已经把有关斯卡伯勒浅滩和南海其他一些有争议水域的主权问题提交给一个联合国法庭仲裁，仲裁的审议工作可能会需要好几年。到目前为止，中国拒绝参加。

过去两周中，菲律宾在继续进行宣传战，揭露被其描述为中国蚕食其领土的行为。菲律宾先是逮捕了 9 名中国渔民，菲官方称这些渔民在南海另一处有争议水域偷渔，这引起了来自北京的愤怒谴责。之后，菲律宾公布了一些照片，称照片显示的是在又一处珊瑚礁附近的填海造地工作，暗示这些工作是中国巩固对该区域主权主张的方法。

尽管政府间存在敌意，但马辛洛克镇上几乎无人提到中国威胁，不像比如在日本那样。相反，人们只是表达疲惫的无可奈何。他们已经习惯了贫困；他们说，即使在中国控制这片浅滩之前，这里也毫无繁荣的迹象。

虽然镇上的人希望能重返浅滩捕鱼，但易多拉市长也在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渔民。她与国家政府合作，为渔民提供能够固定在海底的人造珊瑚礁，来吸引鱼群，但是她说，这种所谓的人工鱼礁聚合器能吸引到的鱼要比天然珊瑚礁少很多。

渔业官员艾斯科普说，“那片水域是我们的。但中国很强大，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很弱小，所以无能为力。”

马里奥的哥哥托洛梅奥・弗隆内斯(Tolomeo Forones)以捕鱼为副业，他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明显：让美国把基地搬回来。他指出，美国军方在菲律宾有基地时，中国海警从未在菲律宾附近出现过。

短期内，这似乎不太可能。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刚刚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主要是面对中国的海岸线上修建军事设施，这些设施预期将能接待美国的大型战舰，也许还有美国的战斗机编队，但设施的修建和投入使用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托洛梅奥・弗隆内斯说，他认为，弱小的菲律宾在几年前浪费了能抵抗中国的最好机会，菲律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把美军从其以前在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赶走了，苏比克湾在马辛洛克以南只有约 112 公里的地方。

弗隆内斯说，“如果苏比克湾仍是美国海军基地的话，那些中国船只就不会来这里。现在美国人走了，中国人占领了我们的岛屿。他们不怕我们的海军。他们只会嘲笑我们。”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双面亚洲：亚洲的精神分裂症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研究员

“

随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美国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它作为亚洲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得到了强化。这里面回避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日渐式微，其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是否得以为继？更不要说华盛顿想在实质上谋求驱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的更大领导权。

”

“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究竟发生了什么？最近几个月，水火不容的“两个亚洲”已经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

“经济的亚洲”，就像杰基尔医生——朝气蓬勃、协调一致，该区域内成员间的贸易额就占据其贸易总额的 53%，高达 19 万亿的区域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安全的亚洲”，是名副其实的海德先生——国家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倾向明显的区域内各国彼此猜忌，小小的岛礁和浅滩导致他们之间的领土纷争逐步升级，并有不惜一战的姿态。

今日的亚洲，经济和安全不再游走于两条平行线上。事实上，他们完完全全处在冲突的境地中。

在经济领域，亚洲近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中国和区域内各成员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为欧洲局势吃紧以及美国增速减缓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在相互攻讦，他们建设海军、获得新的武器、增强了武力投射能力。除了中国，所有亚洲主要国家尽管在经济上逐渐实现区域内部整合，但防务上他们却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此为止，这就是很多亚洲人所梦寐以求的“新东亚共同体”。



该怎样解释这一变化呢？坦率地说，“经济的亚洲”和“安全的亚洲”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在 1997-98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五年里，虽然“经济的亚洲”在这场较量中一直占据上风，但现在“安全的亚洲”已经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确实，亚洲经济的强势崛起甚至已经挑战了美国在该地区长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贸易和投资额迅速增加。尤其是在 1997-98 年的金融风暴（该危机重创了印尼和泰国等国家）之后，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紧密。整个亚洲地区的精英们开始视美国为一个傲慢而冷漠的国家，并积极探索解决区域经济挑战的途径。美国在 1994 年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三年后却拒绝助泰国一臂之力，这种做法强化了“美国抛弃东南亚”的观念。对于亚洲的很多国家，华盛顿似乎总是陈述那些老掉牙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惠贸易协定、区域性规范和标准以及不包含美国在内的体系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都让美国感受着边缘化的威胁。

但是近两年，因为东海和南海岛礁问题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言论，让“安全的亚洲”卷土重来了。19 和 20 世纪里猖獗的民族主义再一次走到台前，这种似乎已被时间封冻的“病症”引来了再度冲突的幽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在过去的十年里翻了一番，总计达到 2240 亿美元。亚洲人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力图建立一个泛亚洲的共同体并借此增加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集体影响力。但是迄今为止，经济上的整合依然不能提供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亚洲这个新的全球经济重心反而看起来显得脆弱而且矛盾重重。

解放了的政治？

“安全的亚洲”会不会在实质上压倒，甚至摧毁，开始将亚洲拉出孱弱过去的经济成就？有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那不过是亚洲的政客们在国内疲软的时候为获取支持所要的一出玩世不恭的把戏罢了。

但是这样说很容易把近来的一些事件看成是国内政治的产物。不可否认，除了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或政治发展。比如在首尔，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展开。日本的执政党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明年很有可能败在复苏的自由民主党手下。中国正处在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阶段，而且，北京当局已经触及其现有增长模式的上限，该模式产生的收益在逐步消减并很有可能成为政府一个主要的政治短板。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则面临经济超负荷运作的压力和重振改革的任务。

不过，虽然沙文主义对于身陷重围的亚洲政客们来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但这样的做法会带来巨大的代价和长久的损害。况且这类（沙文主义引发的）激情也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维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所有亚洲国家的肌体之内。在这些政权实现过渡之后，它依然会存在并滋长。



就拿中越关系来说，钱达安（Nayan Chanda）在他关于印度支那的经典著作《兄弟般的敌人》中称，西贡衰落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越南并不像美国决策者所预想的那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扩张的前沿阵地，而是成为了中国最头疼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他还说，“是历史和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将有力地塑造亚洲的未来”。

就像 70 年代末这些民族主义思潮威胁共产主义世界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一样，它们现在也威胁着泛亚洲观念的整合。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亚洲越发出于危险之中。

以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例：在今秋中国的几十个城市里，抗议者走上街头，日本企业遭到攻击，数千趟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班被迫取消，本田、丰田和松下以及其它知名日本企业纷纷关闭工厂。九月份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了近 30%。而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中国政府，竟然允许泛滥的民族主义激情压倒其全球扩张的野心——北京宣布缺席 201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仅仅是因为这两个会议将在日本召开。历史的幽灵也可以在别处看到，日本和韩国因为更小的岩石小岛（即独岛，日本称竹岛——译者注）进行了多次交锋。这样一来结果就是美国东北亚的这两个盟友，不顾彼此间强劲贸易关系、以及在应对平壤威胁方面巨大的共同利益，拒绝签署一项直截了当的借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平壤威胁的情报共享协议。

亚洲的精神分裂症

这些事件掩盖了很多亚洲近年取得的成果。很多人认为，比如，现阶段日本的策略主要是被现实政治本能——确切地说，是一种平衡崛起的中国力量的愿望所驱动。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断恶化的争端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经济的亚洲”的典范，也是谋求更广泛区域经济整合的原动力。战后日本是美国的坚实盟友，它拥有强烈的泛太平洋身份认同感，已经孕育出很多泛太平洋的区域性理念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亚洲货币一体化方面。正是日本政府在 1997 年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促成了今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推行。正是小泉纯一郎，这位和美国交情甚笃的日本前首相，促成一个中日韩三边机制建立和其它基于 10+3（东盟外加中日韩）的贸易协定的签订。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是在今秋——因为争夺岛屿而上演的地缘政治戏码高潮迭起的时候，北京、东京和首尔之间正围绕一个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展开对话。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由于担心去年夏天发生的那场对抗重演，10+3（包括了三个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宣布：为应对万一发生的另一场金融危机，（各方同意）将区域性应急基金《清迈协议》规模扩大一倍至 2400 亿美元，并成立一个执行机构。十一月，



东盟及其六个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就签订一个总额达 17 万亿美元的地区性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启动谈判，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TPP)的有力竞争者。

战略困境

在这里，我们很难不类比 1914 年的欧洲。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 1910 年所写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称：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西方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彼此，冲突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是修昔底德关于人为什么走向战争的阐述——利益、荣耀和恐惧——似乎在世界历史中颇有市场。

当前“经济的亚洲”和“政治的亚洲”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已经催生出不少影响重大的问题。

首先，亚洲主要的多边机构已经被证明几乎与实质问题的解决无关。因此，是不是到了我们反思这些区域架构实践的时候了？

泛亚洲地区主义已经不能消除亚洲的民族主义恶魔，现有的制度体系，包括那些美国也参加了的，很大部分在近几年区域动乱的平息中失语。去年夏天，东盟的内部凝聚力在金边的一个会议上遭到瓦解，因为主席国柬埔寨在要以多强硬的姿态对抗北京这一问题上与越南和菲律宾僵持不下。新一届的东亚峰会(EAS)在如何落实年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事项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同样地，东盟地区论坛(ARF)已经成为指责和反指责的场所。东盟地区论坛确实是制度性失败的典型例证。它是亚洲的主导性安全论坛，但是它对所有潜在的冲突来源——朝鲜半岛问题、各国的海权主张、台湾问题和印巴关系却避而不谈。反思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在巩固美国亚洲地位的同时，有助于塑造更能够着眼于亚洲实质问题的机制。惰性和过程中心主义（process-centered）的程序继续主导着地区性会议。外交官们徒增航空积分里程、只可惜成果寥寥。

当然，国家首脑定期会晤也许会更有效。不过，一群怀着相似关切的国家，包括美国，为下一届东亚峰会彻底想出一套适度而具有实质操作性的解决优先问题的议程才是明智之举。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领导人们可以请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或者其它相关实体进行实质性的跟进。这种做法将让这些地区性制度之间变得更具有相关性和连通性。

华盛顿往何处去？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在亚洲的角色。

随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美国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它作为亚洲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得到了强化。这里面回避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亚洲的



经济影响力日渐式微，其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是否得以为继？更不要说华盛顿想在实质上谋求驱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的更大领导权。

当前，华盛顿面临两大战略性困境：

首先，“安全的亚洲”的胜利让美国受益，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的（区域）核心地位。华盛顿毕竟是亚洲必不可少的战略平衡者，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制海权以及投射力量变得更加反感。华盛顿的困境就是，一个安全（诉求）主导的亚洲同时也会变成巨大的不稳定的区域。这种易变性和不稳定性恰恰是美国在过去 20 年极力避免的。

华盛顿会发现自己就像是一艘船，不自在地在两个有着相互矛盾诉求的区域性原告之间航行。它会发现——不仅在原则性问题（如航行自由）上，还在或这或那的领土主权要求上，比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当中的一些国家相互间存在领土主张）——它都不可避免要选择自己的立场。一位美国总统最终会发现自己被拖入一些美国未主张权利的小浅滩引发的军事冲突中。

第二个困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美国谋求一个稳定而有活力的环太平洋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经济的亚洲”蓬勃发展。但在经济上，亚洲已经日趋一体化，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心影响力会因为该区域的贸易和投资模式进一步反映亚洲内部的经济和金融整合而消减。

从绝对值上看，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就相对值而言，其比重在不断缩小。几乎在每个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都在减小。然而美国的应对显得极不充分。迄今为止，华盛顿主要关注的是安全调整而不是经济调整。亚洲各国为彼此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上的公共产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角色已经衰落。

如果任凭当前的趋势持续，美国的颓势只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美国需要在该区域加大经济上的赌注。而那需要恢复美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对证明长期以来美国在亚洲地区一直保有持久力意义重大。

***

如果历史可以为鉴，亚洲需要通过一场经济危机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调整让自己更充分转移到杰基尔医生的积极路径上。美国更广泛的融入“经济的亚洲”将大有裨益。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情况能够催生出戏剧性的转变，让“经济的亚洲”借以压倒“安全的亚洲”。

如果中国在竭力调整自己经济的过程中步履蹒跚，那么（外界）关于中国正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稳定可能面临风险的担忧会增加。这会让亚洲各国戮力同心以避免中国经济发生严重下滑。相似地，朝鲜的瞬间垮台也会威胁到整个亚洲，它将诱发一场严重的危机并使神经绷紧的东北亚团结一致，实现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



但是杰基尔医生正面临一场硬仗。即使在这么戏剧性的场景下，民族主义化的反应会随之而来，让海德先生占据上风。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chenxiaoxin。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胡馨以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林心怡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